

卷八

此中有偉人焉，龍藏魚穴，頭角非常，鶴立雞群，羽毛自異。乍聞聲咳，何來白馬高僧；及審音容，知是黃衫俠客（馬子）。吁！自慚瑞鶴，未從楊館投環；孰料神龍，先向延津花劍。十年作合，曾同術以同方；一旦相逢，忽異言而異眼。敢問素心之侶，請詳祝髮之由。

馬子以為不言則已，言恐驚人；見事即為，事非切己；「忝有葭莩之戚，妄罹桎梏之災，鸞起杯蛇，讒興市虎。納瓜田之履，即涉嫌疑；拾飯釜之塵，輒遭眾毀。陳甲盜婁，浪得此名；曾子殺人，實無是事。不過雞鶩爭食，偶屬雀穿；詎知蚌鵝持強，竟遭鷗嚇。酷吏聞其豪富，加煅煉而誣服良多；罪人畏此淫刑，進苞苴而誅求無厭。慘加三木，橫索千金。未滿貪心，不使脫生於鴻網；何由減口，反令瘐死於狴牢。當此凶鋒莫遏，暴斂難消。六月飛霜，孰訟賤臣之枉；三年絕雨，疇鳴孝婦之冤。

僕也耳畔生風，鼻端出火，恨生飄瓦，怒起虛舟。登百雉之城，飛行而逝；試十年之劍，磨礪以須。影閃白虹，魂迷翠帳，光流赤電，血濺鴛樓。未幾三司飛星火之章，九閣下雷霆之詔。關津移檄，大索奸人；都市懸金，嚴搜刺客。此時邏兵疊起，追騎分馳。函谷雞鳴，孰曉田文早出；河橋馬渡，誰知宋典微行。

僕時亡命黔中，避仇稷下，八與屠沽雜處，出隨傭販同行。所虞橋畔友人，猶知豫讓；還恐市中女子，仍識韓康。因而立散家資，棄同敝履；盡遺世事，隱作浮屠。未盡殺機，焉知戒律。匕首之光冷冽，猶蘊經篋之中；髑髏之血模糊，尚擲禪牀之上。」

斯時言者快心，聞之咋舌，始知奇男子忠肝義膽，非關好事之心；才曉大丈夫冷面熱腸，不作欺人之語。泊乎事竣香壇，人歸梵宇。龍宮欲彩，只剩智珠；獅座韶輝，惟留慧劍。入蓮花之幕，喜遇伯桃；傾桑落之尊，欣逢公瑾。謝世間事，無煩彈黃禹之冠；成方外交，仍得結玉生之襪。半僧半俗，莫著形骸；何主何賓，渾忘爾汝。蓋至是而驚座之人始遇，樂已無窮；居無何而專房之寵復來，喜尤莫稽。前者致書遙遞，遣使專迎。玉宇光寒，曾向霓裳邀月姊；銀河影淺，從教羅襪度星妃。乍經驛吏申聞，齊排彩仗；旋見閩人人報，早降華輿。嗟乎！俠骨嬌顏，恍獲蔡侯兩佩；高朋淑女，宛逢韓起雙環。爾乃紆投同志，裳整合歡。岸柳初舒，即向旗亭賭曲；嶺梅乍放，還從官閣裁詩。披謝墅之春風，追陪弦管；賞庾樓之秋月，嘯傲江山。爰知名宦風流，本是清閒拔俗；況得高人星聚，尤為瀟灑出塵者矣。

唯是生與姑也，雖是天緣，終嫌野合。馬子乃謂：「論交有道。孟曰『取友必端，取妻如何。』詩云『匪媒不得』。蒙君不棄，乞協帝乙之占；愧我無能，願效蹇修之力。」於是卜云其吉，文定厥祥，婚乃從新，人惟求舊。事悉咄嗟可辦，功皆旦夕能成。頃見愚叟移山，秦皇鞭石。茁壺中之草木，瞬息回春；環海上之樓台，須臾成市。

無何蹄聲盈門，貂蟬滿座，屏開孔雀，障設金雞。篆香裊就祥煙，樺燼團成瑞靄。侯鯖苟膾，開吉地之華筵；龍笛鳳笙，奏均天之雅響。照出絳河鵲影，燈明五色雲中；催來銀海鼉聲，蕊放萬年枝上。一則風儀俊雅，洵是仙郎；一則妝束端凝，允為神女。玉山映彩，珠浦聯輝。觀華族之洞房，另成氣象；睹貴人之花燭，異樣風光。更喜好夢方長，良宵未短。牀聯翡翠，居然乍對新人；褥隱芙蓉，卻是重逢舊物。煙深玉暖，露重花濃。此時之綽約柔情，千金難買；往日之愁魂怨魄，一筆都勾。

既而桂孕珠胎，蓮成華井，三歲為婦，一索得男。素知麟角初生，原鍾瑞氣；豈料雞頭新剝，未釀甘漿。夜夜長啼，朝朝待哺。紫胞乍脫，無由弄璋牀中；黃口何依，徒自珠擊掌上。情深舐犢，安能谷待於菟；計切飼雛，轉欲負販螺贏。

何圖孽侶重逢，惡緣復值。落英飄至，當年入函之花；行潦流來，昔日覆盆之水。緬茲乳婦，即是髮妻，甚屬駭心，那堪回首。世事無憑難可料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嗚呼！噫嘻！有故而去矣，胡為乎來哉？蓋其後夫配軍某者，因遇赦而還家，息遭痾而斃命。曾生一子，彌月即殤；才事二夫，經年復喪。稍有殘膏剩粉，頃見消磨；徒為野草閒花，終歸飄泊。總之風情蕩發，水性濫流。未必潔身，漫邀名於守寡；無由果腹，聊托業以撫嬰。只馬雙鞍，仍發喪林之歎；一瓜兩蒂，徒勞抱蔓而歸。昔當玉粒艱難，掉頭不往；今見金閨貴重，搖尾乞憐。自慚舊情難堪，只說：「望君垂念」，並謝：「前言是戲，但求恕妾無知。」嗟乎！事不等閒，計何相左？比之花落，樹頭榮而樹底殘；譬彼泉流，山中清而山外濁。言之醜也，嗟何及哉。

幸而生素涵容，勿修舊怨；姑尤豁達，莫計前愆。往不追，歸斯受，第是薰蕕異器，涇渭分流。粉刺脂零，只遺羞於芳閣（去聲）；冰清玉潤，素入選於璇闈（愛姑）。鸞鴉之性素殊，馬牛之風不及。從無棄婦，得叨命婦之榮；本是貴人，自取賤人之列。生乃傳餐與食，割宅使居。但將異數相加，實不齒諸人類，徒以厚儀為待，聊使盡其天年。道旁敗柳不堪憐，聽其乍眠乍起；陌上殘花何足惜，任其自落自開。嗚呼！鳳領頒封，無關卿事；鴛幃邀寵，久絕郎情。歷念榮枯，渾同霄壤。能無反躬抱愧，顧影自慚者乎。

奈何蛇心莫足，蠶尾常存。故態復萌，依然越畔，舊心未革，仍屬勃谿。雨潑雲橫，憨態遙含妒態；煙迷霧鎖，媚容常帶啼容。本來蕉繪雪中，領取清虛之境；一自蓮栽火裡，頓成熱惱之場。在生素知起滅無端，何忍推雲出岫；在姑夙曉盈虧有數，無煩撥月影宮。獨有馬子者，竟忘寄此客身，偏好與其家事。明知禍水，密作防維，深惡妒風，默作挾制。每逢花箭，必聞罵座之聲；屢顧霜鋒，願得笑匣之首。此婦恨深入骨，怨切鏤腸，不拔眼中釘，奚除心上毒。

禍每生於衽席，釁皆起自蕭牆。適有奚奴，素稱俊僕，心殊狡黠，性復輕佻，負德忘恩，事主迴殊李善；希榮固寵，媚人酷似秦宮。不防李下之嫌，罔顧桑間之恥。此逢蕩婦，輒敢目挑；彼遇狂童，便將身許。爾乃隔院勾情，登牆輸意。畫欄遍繞，獨尋俟巷之人；繡戶半開，專待箭園之客。

當夫曉妝才罷，午夢初醒，借說栽花，即向花前狎合；托辭拜月，遽從月下潛奔。村草為裯，依林作幄。枕紋印面，野鴛貪睡之時；粉漬沾唇，浪蝶偷春之候。邪緣既就，媚豬素喜宣淫；宿怨未消，瘦狗尤能反噬。僕謂：「若何而能永好？」婦言：「如是而得長歡。」計出東窗，訟興北寺。含沙暗射，將飛告密之章；噴血驟噴，共作首奸之策。幸而人心雖險，天道終還。誰謂鼠無牙，遽興大獄；孰知牆有耳，盡泄陰謀。

先是此婦有婢某酷遭捶楚，毒受譴呵，約法豈止三章，偷閒莫容半日。役苦而常充廁內，罰嚴而每辱泥中。此婢含冤已久，蓄憤殊深。乘其夜半無人，潛聽私語，知在日中起事，往懇公家。時則錯愕相驚，倉皇失措。行見公公破欄，能使山崩；從教漆女心悲，唯憂天墜。

馬子髮向冠衝，頓起奔雷之怒；劍從橈出，旋成斲地之聲。虺必當摧，癩非可養，必殄戶庭之賊，庶消肘腋之災。斯時天奪厥魄，鬼扼其喉，紫電流而膽力飛張，青鋒落而頭皮斷送。仗神威之激發，俾妖孽之肅清。戮等鯨鯢，罪無可逭；行同梟獍，死有餘辜。駢首利鋒，艾豕與婁豬並殛；投屍僻壤，烏鳶共螻蟻相爭。

未幾密室漏風，宵人吠影，內災才靖，外患迭乘。共曉趙孤，藏於程嬰之室；群知季布，賣為朱俠之奴。遂掛彈章，不從吏議，輒指藏奸之藪，忽興問罪之師。竇生履虎不驚，掇蜂無懼。迅雷破柱，猶自觀書；大敵渡河，仍然對奕。既相安於時命，又何計乎吉凶。

至於愛姑，雖列身於巾幗，殊得體於冠裳。聶政揚名，端賴姊姦之烈；子胥免禍，實由瀨女之賢。苟無愧於人間，豈辭拿戮；得相從於地下，安避族誅。爰隨縱騎就台，尋向錦衣對簿。天威莫測，將傾李杜之家；吏怒頻呵，幾覆卻樂之族。

時翰臣曾榮等連章辯枉，累牘鳴冤。事係國家，非為一人惜也；命關民社，願以百口保之。俱牘奏而無休，悉匿留而不報。幸而壁藏張儉，莫察潛形；橐載伍員，難稽詭跡。宸顏漸霽，廷讞方寬，共疑白馬之冤，即下金雞之赦。盆非長覆，網必能開，獄中有出鄒陽，朝內召還安國。顧處梁鴻於廡下，靡日不思；及尋王粲於樓中，其人安在？鶴杳梅空，已絕域中之跡；雲深山僻，難尋石上之魂。唯留一幅鸞箋，略得數行錦字。謂「夫二百秦關，未及仕途之險；三千弱水，莫如宦海之危。若教案牘勞形，何異斧斤伐性。夢如未覺，且隨忽忽之黃梁；機若早知，莫待蕭蕭之白髮。僕也，曾記黃石公語，願從赤松子游。傀儡場中，沉迷未久；骷髏隊裡，解脫非難。竊有先知，敢為預告。君本瑤池掌酒，姑亦閬苑司花，偶於天上之辜愆，暫謫人間而磨折。他自劉安雞犬，皆可成仙；今時鮑靚夫妻，俱宜學道。」

嗚呼！鶴存華表，猶有警語之能聞；鳳返丹山，無復德輝之可覽。從此夢杳張高，跡疏嵇呂。昇天入地，徒費隱求；問水尋山，空勞遙訪。波濤淼淼，群迷徐福之船；煙霧霏霏，莫辨張超之市。蓉城誰主，跡顯曼卿；芝館疇司，名宣白傅。虎龍夜合黃金鼎，鸞鶴晨朝紫綺裘。蓋九轉還丹，早得爐中妙道；一朝辟谷，已為地上遊仙矣。

惟時生與姑也，金鎔少伯，絲繡平原，朝夕焚香，遙酬大德，春秋薦俎，共竭私忱。回憶言留金玉，只勸早休；素知身入樊籠，原圖勇退。第念君恩甚渥，頻沾雨露之施；卻慚臣力方剛，未得涓埃之報。暫參朝彩，實非軒冕希榮；敢告山靈，莫使雲泉遺憾。

隔日竇生督糧淮北，視鹵江南，剔奸而寇虎悉除，處潤而鼎鼂不染。請緩凶年之餉，力可回天；乞除苦役之丁，誠能格主。整躬率屬，龔黃允是神明；潔己奉公，杜召洵為父母。降九閔之德曜，頗著循聲；移一路之福星，殊多惠績。

第在成祖當靖難以來，刑書過峻；及承平之後，法網仍嚴。義士忠臣，悉充冤獄；貞妻烈女，半入教坊。抄成瓜蔓之名，萬家露宿；罪定株連之例，九族屍橫。或慷慨以就烹，或從容而引刃。流丹化碧，血染杜鵑，葬玉埋香，魂依芳草。

生也，乃從觸目傷心之會，遂上緩刑尚德之書。願從盛世作良臣，定宜補袞；敢謂聖朝無赦政，不待批鱗。祇思酬明主之恩，豈意觸柄臣之怒。時某某輩，或形如病虎，或性若貪狼，為聖賢徒殺，人事偏歸儒術；受菩薩戒禍，世媒反在禪機（姚廣孝云：「王若聽臣，當以白帽子與王戴」）。遂使天家之骨肉肆戕，助室之腹心流毒。竄名鉤黨，嗾長喙以吠堯；授意關茸，操銛茅而助跖。豺狼得志，方當道於明廷；魍魎何心，屢弄人於白晝。

生也，靈茁草心，專思指佞，力張多角，只欲觸邪。曾讀先聖之書，願學何事；且請上方之劍，乞斬若人。由是權要嫉心，奸雄切齒。轉喉觸諱，既失意於貴人；罄手成冤，復見嗔於示相。激田蚡之忿，滿座汗流；干張讓之威，舉朝股票。呼朋引類，營營只聚蠅聲；舞爪張牙，逐逐更添虎翼。惡其熏鼠，反使自焚；嫉彼灌狐，偏令己溺。擠排迭出，斷難許其生還；謠詠叢興，務欲置於死地。

夫臣心如冰，豈果當誅；而眾口銷金，皆曰可殺。幸邀睿鑒，不聽齊黨之言；姑有愚忠，僅擬夜郎之貶。孤臣報國寧辭死，聖主憐才特賜生。鑄御史之官，改除刺史；薄播州之謫，調授柳州。不為煙瘴罪曹，未是風塵末吏。雖權收白簡，空懷拔薤之心；然奉職黃堂，尤著留棠之跡。幡熊乍度，即聞五袴歌聲；竹馬初迎，旋見兩歧秀色。默化桀驁之氣，岩色無虞；潛消刁獷之風，頑民自格。獄皆隙地，盡可栽花；吏盡閒人，殊堪削木。然以年年絕賂，莫奉上官；因而事事索癩，頻居下考。自是一麾而出守，名著一錢；歷五載而不遷，秩終五馬。憶蕤羹之味，鄉思殊濃；聞杜宇之聲，宦情頓減。生曰：「我願足矣，云胡不歸？」姑曰：「能如是乎，與君偕隱。」富貴常情誰不羨，功名隨分勿求餘。

烏已空林，早悟藏弓之理；驥何戀棧，遽成解組之謀。袖剩清風，襟餘明月。跋山歸里，裝輕蕙苴之車；泛海回家，舟重鬱林之石。慨夫牛也，仕差詭遇，詎求知於狗監之徒；交擇清流，豈忍棄夫牛醫之子。腰非可折，項自能強。只肯長揖而見將軍，大丈夫當如是也；倘奏豐功以報天子，萬戶侯何足道哉。奈何舉朝同識羊何，成黨戚依牛李。俾其一官瓠落，僅拜酒泉；萬里蠹磨，仍歸茶渚。每慙勉以戀闕，終齎志而買山，豈罔通其世務歟，抑不合乎時宜也。

迄乎成祖言官，俱蒙顯擢。書頒絳闕，頻從丹鳳銜來；身伴青山，孰被白雲留住。而生深藏巖壑，堅臥煙霞。托言病未能興，不堪奉詔；自喜居無所事，聊可著書。力盡壯夫，卻恐虎鬚再捋；色衰老婦，豈宜螻首重妝。幸謝故人，毋煩勸駕，敬辭聖祖，終願乞骸。由是某山某水，濫飛逸興；一觴一詠，暢敘幽情。塵柄輕揮，偶與文人舌戰；龍團屢煮，每供勝友手談。顏峻居家，不言朝野；韋賢教子，只事詩書。第聞先代高風，半屬令妻助美；每見古人懿行，都從賢婦贊成。人獲嘉名，良非易耳；天生淑配，夫豈偶然。

姑也，相夫盡禮，逮下多恩。渾忘翟茆之榮，謹守蘋蘩之職。仍然椎髻，奚須翡翠寶釵；原自浣衣，何羨葡萄美錦。郎值鸞坡，已執西垣之簡；妾居蠶室，猶提南陌之筐。蓋勤儉本於素心，而敬懼尤其至性。生嘗結社銜杯，攜囊覓句，每值艱辛之會，不無激忿之辭。而姑乃謂：「逢人莫道能詩，即非取禍，而苦吟卻恐嘔心；與子宜言飲酒，聊以解憂，而過量又虞亂性。」凡所婉諷，率是名言，人述萊妻淑行，餘味津津；世稱陶母賢聲，流芬藉藉。

爾時馬遜有子某者，自夫家遭醜變，其母畢命於朱絲，爰乎宮寢嚴迫，此子置身於赤地。叔敖才逝，子從市上負薪；任昉甫亡，兒在冬時衣葛。每懷故里，暮雨瀟瀟；若問舊交，晨星落落。求薪覓粟，似桂如珠。彼將投入西鄰，作其負弩之豎；生乃訪聞東老，得於賣酒之家。撫此孤兒，比於猶子，養而後教，父且兼師。雖種是螟特，直與鳴鳩並育；質實非樗桴，還堪蘭蕙同栽。玉受磨礱，輒珍席上；芝因培植，即秀庭前。見此兒之毛羽已豐，遂教立業；傷故友之箕裘將墜，尋使歸宗。析一半之家資，瓜分靡惜；費十年之心力，卵長忘勞。聊舉一端，可概百行云爾。

及至晚年，尤耽清境，齒高甲子，心惕庚申。玉女窗前，清磬助步虛之響；瓊芝圃內，黃精傳益壽之方。花暖雲屏，瑤參鬥禮；露濃仙掌，羽服朝元。及至金灶將成，玉棺早下。烏飛覺影，迎梅福於蓬瀛；杵映兔光，返雲英於壺嶠。

生則寢興若故，逆知某日命終；姑亦談笑如常，預曉同時屍解。天上已歸鸞翼，人間尚有鳳毛。其子能讀父書，克繩祖武，名登甲榜，位列卿班。從此薛鳳聯蜚，荀龍續奮，代生孝竹，世出忠泉。瑞鷓銜鱸，自昔頻傳陰德；靈蛇蟠綬。迄今尚有顯人。

客有述其事於座中，咸稱奇事；余因記此情於筆下，聊托閒情。非見而知之，直與躬逢無異；僅聞其語矣，祇因耳熟能詳。嗟乎！儒俠同宗，不過一情之往復；仙凡異路，初無二理之感通。蓋此春怨秋悲，俱關要道；與夫臣忠於孝，共屬同途。

顧夫婦之情，原非易合；而友朋之誼，尤屬難言。張陳凶終，普天悉是；蕭朱隙末，易地皆然。深交即是深仇，結契無非結怨，當其往來無事，漫托投膠；及夫利害有關，偏思下石。欲求如馬子之破家徇難，捨命復仇，浩浩古今，茫茫宇宙，如斯人者，有幾輩哉？

球十年作賦，傷舊業之荒蕪；三徑論交，恨同儕之寥落。學書學劍，百事蹉跎；呼馬呼牛，半生潦倒。兼之路歷羊腸，雄心久耗；年加馬齒，壯志都灰。骨自銷餘，見蠅飛而神悚；膽從破後，聞蟻鬥而魂驚。嗟乎！桓溫已逝，孰許猖狂；嚴武未逢，誰容傲岸。

素知囊內金俱盡，任教鄧禹笑人；還喜樽中酒亦空，免使灌夫罵客。第是情緣未斷，口業難除。潯江聞商婦之談，青衫淚濕；陽關聽故人之唱，蒼鬢霜催。秀頰添毫，究向阿誰潤色；枯腸搜句，總緣我輩鍾情。此《燕山外史》之所由作也。

是作計其數三萬餘言，舉厥辭四六為體。擬魏收之蚊蝶，能無輕薄為名；畫陶谷之葫蘆，卻不依稀作樣。句雖癩祭，語必蟬聯。本思繪影傳神，希聲刻鵠；無奈駢黃儷白，遺笑雕蟲。自是淺辭，無庸深論。如云偽體，稗官原是甕頭書；尚索解人，老嫗亦非門外漢。唯是二三客至，偶述遺聞；口百年來，重尋軼事。斯人往矣，夷考其行，得乎於傳有之（馮祭酒所撰之傳），姑存其說可也。

[返回 >> 燕山外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